



与海为邻

李霖

我在一个夏天来到北戴河,那正是一年中最耀眼的季节。风从海上来,只在额头上轻轻一拂,我的心就被折服了。从此,我在北戴河定居下来,一住就是三十年。

我家离海滩不远,这片海一直是我心仪的去处。那浪花拥吻的软草和沙地,就是抚慰我心灵的锦毯。在北戴河天光与海色交相辉映的四季里,我尤喜爱春和秋。候鸟也在这两个季节途经于此,为这海天一色而流连。

春日里,斜倚栈桥俯瞰北戴河湿地,它的生动精致宛若一幅水墨画:天空是流动的留白,鸟群是渲染的墨色,飞翔的翅膀就是画境中勾画的线条。渤海湾的潮头在这里转弯,涨潮时的堆浪,碎玉般漫过沙地和岸边的植被。退潮后的沙滩,凝固了海水的波纹,任人们的足迹拓下温醇的诗行。海鸟的鸣叫传来,北戴河以母亲接纳远方儿女的温情,安括、包容和哺育飞抵而来的生灵们,只待它们休养生息,恢复体力,飞赴一段遥远的旅程。

秋天的北戴河则是一页关于思念的散文。我马上记起的,是一个男子站在礁石上钓鱼的身影。他是我父亲。钓鱼并非父亲的爱好,他更多是为了改善全家人的伙食。我蹲在岸边注视着长长的钓线,父亲提竿的刹那,有摆尾挣扎的鱼从深蓝色的海水中跃出,鳞光在秋日的余晖中闪烁。我高兴地欢呼起来。父亲从容地收线、摘鱼,一甩手,鱼翻落于篮中。在那之后,我不止有过一次钓鱼的经历,却始终忘不了父亲手持鱼竿站在秋色中的样子。而现在,海风吹送,洪波涌起,父亲已离世多年,但他对家人的关爱与呵护始终温暖我心。

大海是北戴河亮丽的名片,而那些百年老房子则为这座浪漫的城市增添了一抹厚重。去年9月,我陪同几位作家老师在北戴河寻访老房子。尽管已秋色渐深,造访的几处老房子却温暖而明亮。北戴河作为避暑疗养胜地由来已久,也留下许多用于休闲度假的小楼老屋,其中一些的历史可以上溯至晚清。那些老建筑讲述着这座城悠久的历史,如今纷纷拆掉围墙,真切地走进了人们的寻

沙琅粉皮

黎衍俊

沙琅镇位于广东省茂名市,山好水好,果子芬芳,稻花飘香。当地人制作的小吃品类繁多,让人品咂不尽。沙琅粉皮更是声名在外。

沙琅镇井面粉经营沙琅粉皮历史悠久,制作的粉皮白薄透亮,入口清新爽滑。翻起一条粉皮置于砧板上,举菜刀嗤嗤切,装碟后松软不粘连,条条有韧性不易断。我中意沙琅酱油拌粉皮。拍碎蒜头,调上花生油、沙琅老抽、喷香扑鼻,嫩滑如脂。三五下入肚,淡淡余香,回味无穷。

井面粉人做粉皮,都是手工制作,每天夜半起床,磨浆炊蒸。选米、泡米、磨粉、调浆、蒸粉,步步讲究,要求严格。如选米要新鲜、优质;浸泡要到位,手捏即烂;磨浆要反复,直到嫩滑……天刚亮,便有叫卖声在山村回荡:“卖粉皮嘍,井面粉皮!”村里大人拿着盘子而来,小孩紧随其后,蹦蹦跳跳,兴高采烈。交易方式很灵活,既可现金,亦可一斤大米两斤粉皮兑换。我家在严坑村,和井面粉相隔一座山,井面粉人会挑着粉皮绕过山梁来卖。有时,我母亲也会用米换粉皮,小孩子一人分半小碗,吃得津津有味。

那时,井面粉人蒸粉皮只用柴火,要天天上山砍柴。严坑村山多柴草多,我小时候在村里常看到从井面粉村来的砍柴队伍。有的乡亲上门求水喝,母亲让我们热情招待。来来去去,乡亲也毫无保留地把粉皮制作“秘笈”传给母亲。我们村有习俗,每当插秧、收完稻,都会做粉皮庆祝。此时母亲就会施展学到的“绝招”,手艺被村里人广为称赞。

后来,我外出读书、工作,吃沙琅粉皮的机会少了。每当回到家里,母亲第一句话就是:“泡米来,我们做粉吃。”我明知这是繁琐的活儿,但总是高兴地表示支持。一来深知反对无

云天外,斋郎村

朱真伟

环境保护后,人口开始外流,学校、医院、商店等全部迁移下山。尽管百山祖镇自然风光秀美,但是除了季节性的夏季避暑能吸引少量游人光顾,平时几无游客上山。站在村口,俯瞰四周重重叠叠的群山,身后是产业匮乏、劳动力严重不足的村庄,我的心里不由升起一股股苍凉,也感到重重的责任压在肩头。

我和团队成员一次次走访、调查、研讨,一个组合式的方案开始形成:一方面,用活红色历史资源,打造斋郎村爱国主义教育培训基地;另一方面,通过“驻县、联镇、扶村”,帮助低收入农户脱贫。

第一年,医院把第一笔扶贫款投入“红色斋郎”小镇建设。一个宽阔平整的红军广场在村里建成,粟裕将军的雕像威武庄严,配以历史事件的文字说明,为村庄后来获批“浙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同事们也在不断调研镇里的产业结构:百山祖镇森林资源丰富,花季时间长,蜜源丰富;百姓有种植香菇的传统,村里的锥栗、藜麦、笋干也都是优质山货,但单家独户、山高路远,找不到销路……我们和百山祖镇领导商量,由他们成立一家第三方公司,以斋郎村为基础,面向全镇组合收购农产品,作为我们医院职工的工会节日福利,盈利部分作为村集体资金。各取所需,一拍即合,全镇高山的农产品迅速聚拢而来,特别保证对低收入农户的农产品应回收。医院小卖部摆上了农产品样品,百山祖镇还注册了网上商城……一条连接城市和山村的消费链形成了。过去,农民家中的优质农产品不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便是被层层压价。如今,一切大不同。“这次又卖了二十多斤笋干和番薯粉丝,卖了近两千元!”六十多岁的斋郎村低收入农户老吴开心极了。与过去货卖不出去、卖出去也是低价相比,现在的山货很好卖。

对县里的制药企业,我们实地调研后,引进其提升免疫力的产品驻院售卖,

并将所得收入的一部分返到斋郎村帮助其建设。同时,邀请中药专家考察斋郎村的荒地,指导村集体种上白术、延胡索等中药材,和知名药厂签订优先回购协议。依靠高山中草药种植,村民们可以获得土地出租收入、打工收入和中草药销售的分红。消费帮扶产业、高山中草药种植,整合成镇里、村里的一条产业链,慢慢纵横成网,绽放出喜人的活力,如山野间的绿色新苗,迎着阳光摇曳。

乡村全面振兴,共同致富,眼光还要望得更远,思路还要放得更宽。望着满山次第花开的树木,我们记起镇领导曾说过,这里花期很长,有极优质的蜜源;站在村口那湖面开阔、碧水荡漾的湖边,我们又想起城市食客们对高山冷水鱼的追捧。有没有办法把这些现成的绿水青山资源转化成农民生活中实实在在的金山银山?第二年年初,我向医院提前申请了财政扶贫款,和村里商定,给十八户低收入农户购买蜜蜂种源,其余款项用作冷水鱼苗购买。低收入农户没有养蜂养鱼经验,就由村里转包全托寄养到专业的合作社,年底按比例分红给低收入农户。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团队成员的敬业精神实在值得称道。就说周国明吧。为了蜜蜂基地的发展建设,他一次次驾车行驶在崇山峻岭间,到深山冷坳找养蜂合作社承包户商议、请教,硬是把自己从一个完完全全的养蜂门外汉,变成了说起相关知识头头是道的专家。为了保证鱼苗的成活,他东走西问,登门拜访养殖冷水鱼的专家,自己驾车到福建挑选鱼苗。为了工作方便,他把自己新买的轿车开到庆元去,一年之间在蜿蜒陡峭的山道上来回奔波,四个轮胎爆了个遍……当我们踏着皑皑白雪再到百山祖,把每户五千多元蜂蜜和冷水鱼的分红交到低收入农户手里,祝愿他们过一个好年的时候,拿到分红的乡亲都分外激动。看着他们个个脚步轻快的背影,尽

这里,春看陌上花开,夏观水田白鹭,秋赏稻浪金黄,冬望天地一白,咖啡亦有了缕缕清气。

我和这位90后店主聊了聊。她原本在外地打工,虽收入颇丰,却饱受思乡念亲之苦。前些年,当她看到家乡小城已然成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回乡创业的念头油然而生。多方考察,她最终决定在这片稻田里开办一家咖啡馆。显然,咖啡馆的主要顾客群不是村民,而是各地游客。

她用短视频记录下咖啡馆的日常和静谧优美的田园风光,小小的稻田咖啡馆很快就在网络上火了,一拨又一拨人慕名前来打卡。这里尤其受带孩子的年轻父母欢迎。因为在这里,孩子们不用像在其他公众场所那样屏息敛气,尽可无拘无束,任意笑闹,反正无边的

的旷野能够包容一切声响。

靠在软软的藤椅上,看着悠然踱步的可爱云朵,想起古书中读到的一则轶事:有人进山游玩,爱“云之奇色”,竟携大瓮至云深处,欲“塞云入瓮”。可在这,需要吗?一偏头,身后雪白的墙壁上有诗一句,正是:白云满窗户,清风拂袂衣。

仲夏流萤

张君燕

珊”。灯火阑珊处,流萤点点光,很有画面感。

萤火虫在草丛间飞舞,偶尔停在草尖上,发出一明一暗的光亮。大人们喜欢指着萤火虫,讲一些玄之又玄的故事吓唬孩子们。可孩子们根本不当回事。在他们眼里,没有什么比萤火虫更有趣了。不一会儿,孩子们的玻璃瓶里就有了不少“战利品”,如小灯笼一般,照亮了孩子们稚嫩兴奋的脸庞。

当了一辈子教师的二大爷给孩子们

吟诵《咏萤诗》:“本将秋草并,今与夕风轻。腾空类星陨,拂树若花生。”说来也怪,孩子们虽然似懂非懂,但那气韵悠长的吟哦依旧让他们听得入了迷。秋草化生,入夜飘舞,拂树生花,绚烂如火,实在是动人的诗境。二大爷又讲了“囊萤夜读”的故事,讲那个贫穷少年如何捉萤火虫装入囊中用来照明,夜以继日苦读,终成饱学之士。孩子们看看玻璃瓶里的萤火虫,又互相看了看,一下红了脸,打开瓶盖,让萤火虫飞了出去。

管山高天寒,我们心里却很温暖。

乡村的明天在于产业,也在于人,尤其是孩子们。呵护这些大山中的“珍贵幼苗”,也是我们必须着手的工作。一次在村里走访时,村干部指着一处房门紧闭的房子,忧心忡忡:老叶家本来还勉强过得下去,现在困难了。原来,老叶的妻子不久前不幸亡故,留下两个女儿。大女儿在县高中就读,小女儿正准备上幼儿园。老叶在县里一边打工一边陪女儿读书,收入除去租房和三人吃喝开销,已不够供两个女儿读书。

我们了解其两个女儿的情况后,马上联系医院团委,组织全院团员捐款捐物。一个多月后,院团委书记带着医院的心理医生和学习资料到了庆元,给叶家两个女儿做了心理评估和辅导,为她们每人每学期资助五千元学费,直到大学毕业。我们还联系了省城大学生志愿者团队,定期为她们做线上学习辅导。一年后,叶家大女儿顺利考上了福建的一所大学,小女儿也开开心心走进了幼儿园。

几年的时间,从脱贫攻坚到乡村全面振兴,百山祖的土地上孕育出一个又一个喜人的变化:斋郎村成功获批“浙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庆元县高水平推进“红色斋郎”建设,推出红色研学、主题党日等新项目,到村里研学、培训的人多了起来;创建“百山祖国家公园”,将红色旅游和绿色发展并举……山道上重现了当年的热闹,不时有车辆穿梭,只不过当年是载着砍伐的树木出去,现在是载着好奇的人们进来。一批批学员住进了当年的废弃房屋改建成的明亮教室;一批批慕名而来的游客,来到这高山之上的村子,接受不同以往的身心涤荡。

一朝结缘,百年不忘。展望乡村全面振兴,祝愿百山祖这个遥远的山镇、斋郎村这个云天之外山村的父老乡亲们,在新思想指引下,依靠好政策,守着绿水青山,辛勤劳作,日子越过越红火。



中国美术学院藏。《红荷翠羽》,作者刘海

大地

我没有资格笑孩子们,因为童年的我也是如此。年长后翻阅书籍,得知萤火虫会吃订螺和蜗牛等危害农作物的害虫,是帮助农民的益虫。而且萤火虫的寿命很短,成虫一般只能活数天。这让我为年少时的贪玩羞愧,也对萤火虫这种小小的昆虫肃然起敬。

萤火虫也是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意象,被古人赋予了美好的含义,无数次被诗人咏唱。李白赞美“若飞天上去,定作月边星”。杜牧的一句“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更是动静相生,余韵悠远。中医认为萤火虫可以入药,有明目、解毒等功效。但我心中总觉得,这样美好的生灵,更适合慢悠悠地飘飞在夏夜,治愈我们的心灵。

夜深了,人们纷纷起身回家。萤火虫大概也累了,已不见踪影。村庄又仿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将眼前的一切揽入怀中,酣然入眠。

杂记

意外收到一小包筒装干菇,散发着浓郁的香味,原来是浙江省庆元县政协的同志专程托人送来的,还带话说:“希望您有空一定要再到庆元、到百山祖、到斋郎村看看。”一时间,我思绪万千,不禁回想起几年前在浙江省肿瘤医院工作时,带队到那个遥远的县、那座高峰林立的山、那仿佛云天之外的小山村斋郎村,开展定点扶贫的点滴光阴。

庆元县是浙江欠发达山区县,我们对接的百山祖镇斋郎村是全省海拔最高的行政村之一。2018年7月,我们第一次踏上前往百山祖镇的旅途。

路,在不断绕着圈子,由外而内,盘旋、收紧,很是逶迤。一边贴着山体,一边是陡峭不见底的深渊。四周全是高山。天,随着山顶的边际慢慢扩大。不知在山路上升了多久,我们到了一处稍显开阔的缓坡地带,沿着河岸边有几排依山而建的房子。这就是百山祖镇政府所在地了。

斋郎村离百山祖镇还有二十多公里山路,尽管海拔落差不大,但道路更加崎岖,七拐八弯,左转右盘。汽车穿过围绕山间的云雾,仿佛行驶在天上。群山环抱的斋郎村,古树环绕,房舍依山参差而建,乍一看俨然世外桃源,祥和、安静,但村子又有些过于沉默,所遇皆为老人,各自在地头或者家门口劳作。

这里是当年工农红军战斗过的地方。粟裕、刘英带领红军挺进师曾在这里取得斋郎大捷,威震四方。百山祖镇森林资源丰富,地处大山腹地的斋郎村靠山吃山,砍伐的优质木材一车车运往山外。兴盛的时候,村里饭店旅馆都有五六家,客来客往,热火朝天。落实生态

风,穿越飘扬的白云、沉默的山峦,又掠过青青的稻田,而后轻轻落在了我的脸上。这广袤的原野间,四围皆田,惟一屋子立,格外引人注目。上前一看,竟然是一家咖啡馆。我还是第一次遇见开在稻田里的咖啡馆。

入内,空间宽敞,只以几个操作台自然隔断,看着有点散,倒也散中有序。偶一抬头,根根檩条,赫然在目。店主是位年轻姑娘,见我满脸惊讶,笑着告诉我这里原先是一座牛棚,改造时保留了原来的朴拙之貌,以便和周边环境相呼应。牛棚变咖啡馆?有创意。

环视室内,桌椅寥寥,似乎没啥顾客?姑娘微微一笑,指着门外,示意我看。转过身,眼前一亮:好大一个露台!从咖啡馆门口一直延伸至田间。宽大的遮阳伞下是玲珑的小茶几和舒适的藤编椅,客人们正惬意地喝着咖啡呢。或两两相谈,轻松随意;或慵懒倚坐,放眼青山……

我也点了杯咖啡坐下。静观四周,大片青碧似雍容的绿锦,油润润的,闪亮着,延展着。远山如屏,环于其侧,峰间云缠雾绕,似袅娜玉带,飘飘荡荡。萦于耳畔的声声鸟鸣,恰如清水洗过的粒粒珠玉,正弹跳欢唱。在

倦鸟归巢,暮色四合,连接庄稼地与村庄的小路变得热闹。人们从广阔田野走出来,汇聚在小路上,又在小路的尽头四散开来,走进一扇扇亮着灯光的大门。短暂的空寂之后,人们又出现在村庄里。仿佛是村庄悄无声息地深吸一口气,用厚实宽广的胸膛包裹住疲惫的村民,再长长呼一口气,重新出现的人们便焕发出新的神采。门前的空地上、小河边、大树下,到处都是人们摇着蒲扇纳凉的身影。晚饭后的夏夜,令人感觉轻松又快活。

大人们聊着天气和庄稼,孩子们则不安分地跑来跑去,兴致勃勃地追逐藏在树林和草丛中的萤火虫。盛夏时节的乡村傍晚,萤火虫是不可或缺的主角之一。在我的家乡,人们习惯称萤火虫为“哩了”——形容光线暗的常用词。窃以为,把它理解为“微光”更为合适,再多一点诗意的话,可以理解成“阑